

翠袖乾坤

余似心

雖說我們活在文明的年代，但世界各地包括香港，仍存在歧視女性的思想和習俗。有些地方女性沒有社會地位，不能公開過社交生活，不能接受教育，沒有選擇婚姻的權利，女性遭強姦或殺死時有發生。如果只能生一個孩子，絕大部分人都寧可選個男的。生而為女性，為數龐大的人仍舊活在不公平的痛苦中。

重男輕女親情變絕情

別以為香港人文明，許多人腦袋裡仍重男輕女，尤其是我們上一輩。我的同輩女朋友，十個中有九個半，都訴說父母溺愛兒子，無論兒子有多不是仍舊縱容；身為女兒的，無論有多孝順，父母心中只視為「外嫁女」、「女生外向」，永遠處於次要地位。

我聽過許多苦水：「我們女兒買樓給父母住，父母卻把自己的一層又一層樓送給兒子去，還唱着歌說『傳男不傳女、不傳女』！」我送爸爸的一層樓，省吃儉用地去供款，他叫了哥哥同住，還背着我把樓宇轉到哥哥名下！」同一父母分家，只分給兒子和男內孫，女兒一分錢也沒有，連唯一的女內孫也沒。」父母把我們供養他們的錢，全數倒貼給不生生產的兒子去。」還有許多許多苦水難以盡錄，看似是家庭瑣事，但長期承受不公平的親情，那份傷痛是外人難以理解的。我看過幾個商場女強人、大學教授、年邁老婦說得淚如雨下，她們從年幼至年長，盡心盡力去愛父母，為求得到公平的親情，卻換來長久的失望。

親情還是絕情？只因為世人認定男孩世代傳承父親的姓氏，傳宗接代，父母逝世時擔幡買水以讓他們得到福榮，功勞至大，所以值得特別疼愛；女兒則只為其他家族去傳宗，所以無論她們怎樣孝順，都不值得與兒子獲得平等的父母愛？這些絕情愚昧的重男輕女思想，希望隨上一代人死去而消逝！

琴台聚客

潘國森

輕微一夫多妻制

婚姻應該有甚麼內容？基督教教義是按《舊約·創世記》的記載，認為只能是一夫一妻制。中國傳統行一夫多妻制，男人可以有多過一個老婆，包括一妻多妾，妻是正室，妾是側室。妾的地位比妻低了一大截，那是大老婆與小老婆之分，當是抄自皇帝的后妃。古人有所謂「未娶妻，先納妾」。《紅樓夢》介紹清初的大家庭制度，男主角賈寶玉是「吃定」襲人的，如果襲人能夠懷了賈二爺的骨肉，就可以由婢升為妾。結果襲人的肚皮沒有爭氣，便給賈二爺始亂終棄。後來，又有人發明「平妻制」，即是一個男人可以同時有兩妻，先娶的一個是正妻，後娶的一個是「平妻」，兩妻的基本權利相同。這個制度，幫助過許多香港富翁解決了「老婆隊伍」的編制問題，防止家變。

若問我贊成一夫一妻還是一夫多妻，我只能說原則上認為一夫一妻制較為合適。但是人類的天性其實傾向「輕微一夫多妻」，制度不可能完全壓倒人性。女權分子聽了可能不高興，或會罵為甚麼不能「妻多夫」？其實男人並無偏袒男性，況且連一妻也未得，遑論多妻！

有社會生物學家認為，動物兩性間的體比例決定了交配習性。動物沒有人類的婚姻制度，原本不能說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只能說一雄多雌、一雌多雄。

跳出框框

蒙妮卡

離開倫敦一小時車程的貝德福貴族莊園，最近發現了十八世紀乾隆時代的中國牆紙，被傳媒廣泛報道。急不及待趕往參觀，只見莊園裡滿目中國式佈置，驚嘆當年歐洲流行的中國熱，並不遜於今天的洋人追學普通話。

中國熱

貝德福公爵是英國的大地主，曾經擁有全英十分之一土地。他的沃本莊園(Woburn Abbey)於一七五零年通過東印度公司買入一大批絲質中國牆紙，用以裝飾他的睡房。二百六十多年來經過無數次維修，牆紙已遭層層覆蓋。據說，這是首批出口歐洲的牆紙樣境，屬於現今保存得最好的無價寶。貝德福公爵是世襲貴族，與皇室來往緊密；維多利亞女皇曾到此莊園度假，她的寢室如今同樣對外開放。

來到莊園大門口，遍野的梅花鹿源自中國；前院種滿了中國的高山杜鵑花；經過溫室，赫然見到芭蕉樹；再往前走，眼前一亮，出現中國式的紅色亭台樓閣，有一道像頤和園裡的迴廊。樓閣被命名Chinese Dairy，掛着紅燈籠，樓前荷花池的錦鯉魚悠然自得，池邊種着中國的杜仲葉。無論花草樹木、鹿和魚，牠們在此生根了。

這座亭台樓閣建於一七九四年，由一位從未踏足過中國的英國著名建築師Henry Holland設計，難怪有點不倫不類。

莊園主樓擺滿十八世紀的中國出口瓷器；展覽的照片裡，看到經過改良的清朝服裝和玉器飾物。終於在公爵睡房看到中國牆紙，畫滿花、鳥和竹葉，大部分殘破脫色。

牆紙的圖案複雜華麗，有濃厚西洋味道。就像那些出口瓷器，圖案設計迎合西方人的審美眼光。它們珍貴之處，就是在於中西合璧。

十八世紀的歐洲盛行中國熱。當時傳教士來華傳道，回國後將中國文化藝術介紹給歐洲人。貝德福公爵崇尚潮流，現代人有眼福了。

小學生都知道螞蟥和蜜蜂都是一巢一后，所有雄蜂都是蜂后的「老公」，工蜂則全屬不育。蜂后、螞蟥體型特大，所以都是「一妻多夫」。象海豹(seal)兩性體型差距較大，公的體重是母的三倍以上。於是一個交配季節裡，雄性象海豹有近五十個「太太」。不過，跟「太太」親熱前，先得打一場架。贏了，有太太；輸了，隨時性命不保！

有科學家粗略估算，認為男人的平均體重比女人重了百分之二十以上。於是社會生物學家的結論為：「人類的交配習性是輕微一雄多雌。」譯為文明社會的講法：「人類的婚姻制度是輕微一夫多妻。」簡而言之，普通男人可以得一妻，有大事的男人可以得兩妻或更多，本事差的男人就只好獨身。

這可以解釋，為甚麼香港流行了一夫一妻制這麼多，仍然有實質的一夫多妻制存在。香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禁止男人納妾，但是仍有不少男人用不同的權宜辦法，同時擁有龐大的「老婆隊伍」。

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有一位女作家擅長描寫男女間感情，經常有讀者去信請教。有一回，這位戀愛專家慨嘆，很不明白為甚麼有這許多男人可以跟一個完全沒有感情的女人發生性關係。這位女士長於談戀愛，卻不明白動物行為和演化論，以己度人，自然想攞了腦袋也無法明白。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一回結局。

(潘子論婚姻之四)

風雅何處尋

幾年來，某衛視的相親節目成為我觀察社會的窗口，每逢周六、日晚上，我都準時收看。耐人尋味的是，在這裡與女嘉賓成功牽手的各種各樣男士中，有修汽車的、賣麵包的，有地產策劃、賽車手、經銷商、銀行高等等等，其中卻沒有一位愛好文學喜歡詩歌的人。那些從事不同職業、有不同身份的女人，可以青睞一個五大三粗的商人，可以為一個頭腦空空、肌肉發達的健身教練發出尖叫並激烈爭奪，可以為一段陳俗老套的家庭故事感動得熱淚盈眶不能自抑，卻都對「文藝范」的男嘉賓嗤之以鼻，報以奚落和輕蔑。

更多些年來，在不少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甚至大專院校裡，受到眾人喜愛和領導欣賞、並漸漸提拔起來的人，可以是司機、辦事員、退伍兵，可以是能說會道的、擅拉關係的，也可以是能喝酒的、善釣魚的、會搓麻將的，而真讀了幾本書、知道些禮義廉恥的人，卻被晾在一邊，或被安排一閒職，呆在某個角落裡尷尬着。

我有一朋友陳某，供職於報社，喜歡讀書，文筆一流。單位一些重大的新聞採訪報道任務，多由他擔綱。總編和社長也屢次在大會小會上表揚他，誇他愛學習好讀書善思考，文章有文采有激情有深度。但表揚歸表揚，口惠而實不至，十幾年下來，報社一些文字粗拙、寫寫稿件錯別字觸目皆是的人，都當上了部主任副主任，而陳某卻還是一名普通記者，職稱也僅僅是中級。當年，有些人的稿子，還是陳某修改潤色之後才發表出去，可現在這些人居然成了他的上司和直接管理者，陳有時從外面採訪回來寫好稿件，還得按規定拿着讓這些人的簽字才可傳送出版部。

你覺得這不可思議嗎？你以為這太荒唐嗎？可現實中充滿了這樣的奇異和怪誕。在許多機關單位，志得意滿、呼風喚雨之人，多是舉止粗魯、

放的難難歷程。他認為只有這樣的人，走上社會以後，才不會隨心所欲，崇拜權力，迷信自己，才不會名利熏心，粗暴惡俗，如果從政，才會是一個「真誠惻怛」的政治家。

「胸藏文墨虛若谷，腹有詩書氣自華」。一個人讀了些書，身上便漸有一種書卷之氣，會自然而然受書本的影響，言談舉止流露出讀書人的神態，或溫靜脫俗，或不卑不亢，或儒雅大氣。一個人學識淵博，見解深刻，就不會盲從，不會隨波逐流，就會有自己的思想和作為。

在喧囂的社會裡，能在一個幽靜的夜晚讀本好書，那是修養和品質，甚至是運氣。書裡有前輩人的感悟和思想，這感悟和思想，就像黑夜裡的一盞燈，照亮我們回家的路。

喜愛讀書的男子，久而久之，性格漸趨深沉莊重。他如一棵樹，獨立不依，狂風吹不倒，暴雨摧不垮；他又像一座山，巍然站立，成熟穩重，剛正不阿，思維縝密。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多指此類人。

喜愛讀書的女子，淡潔如畫，高貴典雅。於詩書中讀出的聰明靈秀，浸染的情調之美，舉手投足，一笑一顰便體現出來。書是女子最好的化妝品，是最好的氣質瑜伽，讀書對女人的滋養，勝過美容院的修飾效果一萬倍。

此類說教，歷來多有，近年少有人談及的是，文化和人文素養，還是制衡權勢的力量，是讓政策變得溫情和講人性的調節器。在發達國家，立法、執法以及國家政策，都具有人道和人文氣息，並兼備宗教神聖維度。我們沒有深邃的宗教傳統，所以更應強調，人有文，才有知，才有情，才有趣，才懂禮讓；行政有文，才謹

守倫理，才知懷柔，才懂克制，才知進止。此外，在市場經濟中，萬丈紅塵裡，如果有文化一席之地，眾人才不會太貪婪，大肆無忌憚，才不會肉中注水菜裡撒藥製售假貨坑蒙拐騙，才知道「舉頭三尺有神明，人可欺天不可欺」。

然而，早就殘山剩水的風雅文質，如今更是落暮夕陽所餘無幾了。有多少年了，我們很少在身邊見到過去那種玉樹臨風的才子了，也絕少見到風情優雅的女人了。佔據時代制高點的，是大腹便便的官員，是誇富鬥富的商賈，追隨在他們身後的是一大群姿色艷麗的女人。而多數普通人，忙於營生，時而瞪眼望着銅銜台上幽暗燈影中的權錢勾兌權色交易，心中羨慕嫉妒恨，有人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效法之、模仿之。

文化遭輕視，風雅被驅散，喜歡詩歌的人被嘲笑，愛好讀書的人受冷落，昭示着中國文化的真實窘困處境。這是文化事業和一個曾出產過唐詩宋詞的國度的悲哀，是社會物化和過度逐利的後果，是價值顛倒和生活荒誕的證明，是人心粗魯和庸俗的表現。願那些有抱負有志向的讀書人，於艱辛中執守，於風濤中挺立。斯文掃地了，讀書種子卻正要在此刻「雖千萬人，吾往矣」。



■網上圖片

豫港合作新商機

自古流傳金句「得中原者，得天下」。至今共識愈來愈多。中原即現今河南省。上周末河南省省長謝伏瞻率團來港舉行「香港工商界投資說明會暨簽約儀式」。主題是「中原崛起新機遇，豫港合作新商機」。此行收穫甚豐，宣傳影響力大。是日也，會展中心新翼，冠蓋雲集，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中聯辦副主任林武等親臨主禮表支持。久未見林武副主任，風采依然。虛驚多時，立法會「拉布」無效，終獲通過財政預算案，財爺曾俊華撥開烏雲，開心不已。曾俊華在會上致詞道賀豫港合作良商機。去年剛從中央政策研究所調來中原任河南省省長的謝伏瞻，侃侃而談，介紹河南省新貌。他形容河南省如何從一個農業大省，發展為工業大省，對我國歷史文化有研究的學者，必然也知道河南是具豐富文化底蘊的文化大省。

香港特首梁振英百忙中會見謝伏瞻省長，兩位頭頭是道地談話，共同合作發展事宜。謝伏瞻省長亦帶來河南新商機；作為全國首個航空港經濟發展先行區，航空物流開闢，發展勢頭必好，省長此行謀豫港深度合作。其實港商亦有早著先機者，在港上市的（0680）華南航空正是成功先行者，難怪早獲騰訊（700）垂青加入。

謝伏瞻率團訪問香港中華總商會，受到中總會長楊劍及一眾首長熱烈歡迎及宴請。楊劍稱豫港有緣深化合作，他指出內地城鎮化為港帶來商機，而河南省在城鎮化發展取得一定成績。中總首長們對河南現代物產發展有興趣，看重中原新商機。副省長趙建中和一眾領導俱為年輕具才華的幹部，予港商印象良好。港商亦熱切期望更多更大的豫企業來港上市。三年前「天倫熾興」成功為港上市，新能源源愈受歡迎，皆因改善環境，誠好事也。近日港府就能源與內地多合作公開諮詢，我以為向內地購電有利多於害，相信內地電源穩定會漸加強。事實上，擴大與內地購電可減成本，只要加強監管便可減麻煩。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新光戲院旁邊的十三座牛雜，因為鋪租加得太離譜，不勝負擔，於前月底結業。光榮結業之日，我親眼見人山人海，擠滿了行人道。熟客大概不會是為了一碗牛雜，而是來為這家親切的小店告別。店主也很有人情味，結業之日，進行義賣，所得款項，捐助仁濟醫院。這家小店，我甚少光顧，有一次只因好奇，見有人排隊購買，也趁一次熱鬧。前往購買四十元一碗，但所得只是一小碗，覺得很貴。也許我不知物價，但吃之也不見得有什麼特別之處，因此往後也未再光顧。據說該店已由每月兩萬多加至四萬九千元。因而頗覺難以維持，所以選擇結業。現在香港的房價已經高得離譜，旺區的商店舖位租金更是成倍成倍地增加。結果是只有極高利潤的珠寶店、鐘錶店才能付得上高昂的租金。如此畸

形的商業成本比例，難為了一般正當而非暴利的行業。香港當前的現實是，任何行業，其成本中，租金佔了很大的比例，而且是一個不合理的比例。這與幾十年前的營商環境距離頗大。中小工商業者嘆息「生意難做」，主要便是租金問題。記得上一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戰後百業待興，香港曾實行過舊樓的租金管制。限制加租的幅度，避免租金的高漲影響民生。後來由於建築業的發展，新樓陸續興建，這項限制方才取消。不過現時政府的施政掣肘甚多，行政主導往往徒具虛名。甚麼芝麻綠豆的事情，都可以成為政爭的課題。而施政不暢，又往往成為特區政府無能的罪名，令有心人淡談。

香港頗具特色的小吃店，不少因舖租問題而結業，令香港作為美食之都頗為失色。我曾建議政府應闢一個以小食店大牌檔的商場，仿效新加坡的高級大牌檔，以吸引食客和遊客。請旅遊發展局加以考慮。

網人網事

理美美

春晚上那曲《時間都去哪了》一度讓全國人民集體唏噓了好一陣，甚至連習大大在俄羅斯聊天時都忍不住檢視了一下自己的時間都去哪了？不過跟習大大明顯不同的是，領導的答

時間都去哪了？

案清楚明了了——「都被工作佔去了」，而普通群眾們的時間流向卻成謎的居多——好像啥也沒幹啊！然而，今天群眾們的答案也終於水落石出：您的時間，都被微信偷走了。口說無憑，科學控的小狸一向喜歡用數據說話，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北師大的一位博士主

任最新公佈了一項調查，樣本對象是四百七十二位中高層管理者，調查內容涉及微信的各種使用狀況，其中，讓小狸印象深刻的幾項結果包括：除了打電話，有高達百分之九十五點一被調查者使用智能手機時最常用到的功能是微信，這個數字比第二熱門的功能「短信」高出了四十四個百分點，可謂遙遙領先；另一個結果是，針對微信的使用頻率，有百分之五十四的人每小時使用二次至五次，百分之十四的人每小時使用五次至十次，百分之二十三點七的人每小時使用十次以上，只有百分之二十三點三的人每小時使用微信不到一次；第三個結果是有超過百分之三十的人在針對微信的信息焦慮問題上認為「自己」比較「或」非常「焦慮，百分之六十六點六的人認為自己對微信「有點上癮」或「相當上癮」，而超過半數的人認為微信「在某種程度上干擾了自己的正常工作，令自己無法集中精力於工作」，而最後，面對微信的干擾，只有百分之四點四的人認為自己的時間管理能力「相當好」，換句話說，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覺得自己或多或少會被微信牽着鼻子走，從而不知不覺丟掉時間。

這組調查結果其實一點也不意外，只要對比一下自己或者身邊人的狀態，就會知道真實情況只多不少。每小時使用五到十次微信即意味着每隔六到十分鐘左右即會點開軟件收發信息或刷朋友圈，而這數字背後的意思更是每隔六到十分鐘，人們的思維就會被使用，就會停止原本的工作而轉移到微信上，即使是在再短暫的使用，在思維和心理上也會有一個停止一啟動一停止一再啟動的過程，如果是賽跑，這種不停利車又啟動的選手一定跑不過一氣呵成跑下來的對手。而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微信高使用率證明着微信的高普及和用戶的高活躍，也即「利車選手俯拾皆是」。跑跑停停加上信息海洋，導致的結果就是人們無法專心無法深入無法體會，甚至，在這個時代，要在手機上讀完一篇長文章都是一件奢侈的事！你總會不停地被震動干擾，然後就會忍不住回到聊天界面，幾句哈拉完，剛才讀的也忘了，或者說，還來不及想起，就被新的標題吸引了。而時間，就在這碎片狀的閱讀、工作、生活中溜走，因為沒讀完，因為沒感受，因為沒體會，所以沒能在心中留下，甚至沒能在記憶中留下。